

詞

學

第十一輯

詞學

第十一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滬)新登字第201號

《詞學》編輯委員會

顧問編委

繆 鉞 潘景鄭 錢仲聯 宛敏灝
王 起 程千帆 萬雲駿 金啓華
陳邦炎 吳熊和 王水照 嚴迪昌

主任編委

施蛰存 馬興榮

執行編委

高建中 方智範 鄧喬彬 周聖偉

責任編委

劉 凌

詞 學

第十一輯

《詞學》編輯委員會編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經銷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8.5 插頁 2 字數 220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冊

ISBN7-5617-1054-2/I·082

定價：11.10元

人月圓

飲敷高館贈若勇

蛾眉鴉鬢怪以地罷舞已
多時華鏡初上宮鑪乍暖
有酒盈卮 幾回怡張銀屏
夢遠翠衣裏背違可堪人醉
琵琶不語空說相思

庚子三春日錄

五第

完



袁克文(寒云)手書詞稿(一)

(二) 辭歸舊干(三) 寒云

斜陽遠 自度曲

斜陽漸遠望舊徑行處垂楊綠遍輕
塵不礙行人日昇無恙者頓隔忘福
見看繁節無恩使流意者催換
點、馮芳陌東頭 粟饒帶畔珠簾翠
幙連連久甚明月空輝暮 那人無倦青
衫自檢多少賸結零怨

規 一五弟 一快

庚午五月



袁克文(寒云)手書詞稿(二)

側犯

為龍榆生君題彊村授

視圖

呂碧城

唐陵散絕。雅音隆緒。憑誰
綴撰依約。贈一角琳腴。寓蒼筤。
磷石溜信不礙轉。峭勇端溪碧。追
憶似夢雨。飄來伴吟席。
箏琶身守洗。金粉都無迹。早
料理攬仙黃銀河。珍重浣詞筆。
秀峯樵歌。韻酬篔簹。十斛
隋塵。共君晨夕。羊。馮潮

呂碧城手書詞稿

水語吟

為之今日不以寫吾兩人被詞圖美者遂不
此古若歸道山行一年矣智歌無聽聊漫
叙懷如葉若若為詞何可必哉

看人出水溪山等閒消与故詞老流塵撥鏡天風吹
籟危閣自將南渡斜陽东籬舊月古今懷抱算
承平七堯笙歌夢裏洋昨日非筆步 金粉
旂亭謝了賸傷心空霞悽惆新銷故素啼
紅泣碧不茂春笑湖水湖煙館情分付又隨
風渺望千秋灑凌回時悵新橫霜花稿



丁寧手書詞稿

詞學 第十一輯篇目

論述

- 陳靈論詞的綺靡蘊藉和風致……………邱世友(一)
- 浙派主潮外的康乾詞論……………高建中(一九)
- 陳廷焯詞史論發微……………彭玉平(三七)
- 譚獻詞論的美學蘊涵……………方智範(五〇)
- 論晏幾道對令詞發展的貢獻……………陳定玉(六二)
- 論東坡詞的反思人生……………劉乃昌(七七)
- 東坡樂府分期論……………朱德才(八八)
- 「吳中七子」與吳派詞人羣……………蕭鵬(一〇四)
- 依律校詞法述例……………周玉魁(一二七)
- 現代女詞人呂碧城……………茅子美(一三三)
- 懷楓詞人丁寧及其詞……………劉夢芙(一四六)

轉載

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加拿大) 葉嘉瑩(一四六)
新出資料對陳廷焯詞論之證補……………(臺灣) 林玫儀(三〇二)

文 獻

試論朱敦儒的《樵歌》…………… 龍榆生(二二七)

書 誌

詞學書目集錄(三〇——三二)…………… 編 者(三六二)

陳霆論詞的綺靡蘊藉和風致

邱世友

明代詞學衰微，作者蓋寡，即有所作，其思想藝術性多低劣不足稱。究其所以然，在於既對《花間》、《草堂》學習繼承的態度不正確，又受當時南曲的影響。陳霆惋惜明詞衰微時指出：「予嘗妄謂：我朝文人才士，鮮工南詞。間有作者，病其賦情遣思，殊乏圓妙。甚則音律失諧，又甚則語句塵俗。求所謂清楚流麗，綺靡蘊藉，不多見也。」（《渚山堂詞話》卷三，下引簡稱《詞話》）無疑，陳霆是根據詞的本色特徵「綺靡蘊藉」等來評說的。但元末明初由於政治腐敗，社會動亂，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尖銳這一歷史現實，折射到詞學上，一度煥發光輝，兩宋詞學傳統略得合理的繼承。如劉基、高啓、楊基、瞿佑等都是當時傑出的詞家，詞的創作幾於復興。因此在詞學理論批評方面正德、嘉靖以還，陳霆的《渚山堂詞話》、王世貞的《藝苑卮言》（詞評部分）、俞彥的《愛園詞話》和楊慎的《詞品》，勃爾俱作。而其中陳霆的《詞話》既導有明一代先路，精到處不少。概而言之，其論詞主張含蓄蘊藉，綺靡清麗而尚風致。這種主張是和他的政治生活與學術、詞學修養分不開的。

陳霆字聲伯，號水南，浙江德清人，生卒年未詳。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進士，官刑部給事中，

抗直敢言。正德二年（一五〇七）因忤宦官劉瑾逮獄廷杖，被列爲以大學士劉健、謝廷爲首的所謂奸黨，又是自尙書王佐以下百三十七被貶謫者之一（《明史·宦官傳》），被判謫六安州。嘉靖五年（一五一〇）劉瑾伏誅，陳霆復出仕，歷任山西提學僉事，「以師道自任，士習丕變」（劉承幹吳興叢書本《渚山堂詞話跋語》）。致仕後屢薦不出，隱居渚山四十年著述百餘卷。《四庫》著錄《渚山堂詩話》、《渚山堂詞話》二，且並刊。陳霆生平雖不詳，而其主要的政治活動和學術活動基本上是清楚的。他既是一個正直抗言的監官，具有敢于向黑暗勢力斗争的勇氣和節概；他爲提學僉事，悉心教育事業，以救治國；后期隱居，治學著述，又具獨善其身的儒家之教。陳霆的生活道路和經歷，他的政治思想和態度，對他的詞學評論都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同時，陳霆本人又是詞人，於是道，「少而習授，老而未置」（《渚山堂詞話·自序》），詞的創作實踐的甘苦和對詞的賞析評價自然較常人體會深切。他把自己的詞《秋日牡丹》與貝瓊的《秋日海棠》作比較，真切地看到自己的詞作與貝瓊的差距：「貝清江嘗有《秋日海棠》詞，其腔《八六子》也。後闕云云。予謂『人自先驚老去，天應不放春閒』二句，意思警妙，古作中不多見也。舊嘗有《秋日牡丹》句云：『傾國尙堪迷晚蝶，反魂何必藉東風。』自謂得意，然不免涉于形色。視清江所構，知落第二」（《詞話》卷一）。貝詞警妙處將自然界的無限生意和人生易老作一對照，具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感喟。「不放春閒」既詠出秋日海棠之神，而又不著迹，意態閒雅。陳詞則著力過甚，雖巧似而未能含深意。末句從賀鑄：「當時不肯嫁東風」翻出，雖見作者的挺然品格，仍不如貝詞的自然高渾。所以自認不及。陳霆好改人詞，這不但表現了他對詞的修養，也體現他的審美觀和審美情趣。有不少經過他修改的詞文字和意境都得到提高。如高啓爲錢舜舉的芙蓉折枝畫所題的行香子，陳霆以「秋波」、「寂寞」二句代「雁來」、「寒沁」二句，把作

者的情意滲入純客觀的描寫，殊覺生動，別有風致（《詞話》卷三）。誠然陳霆修改他人的詞作，不免吹毛求疵，如改楊基禁體《雪詞》就殊覺無謂（《詞話》卷二）；改美成《渡江雲》「今朝正對初弦月，傍水驛，深艤兼葭。」又點金成銹了。雖然如此，陳霆評論詞作還是頗有見地的。他的《渚山堂詞話》、《四庫全書提要》卷七十七評曰：「陳霆詩格頗纖，于詞爲近，故論詞專用所長，」持論多確」（二）。今撮其要旨分述如下。

一
陳霆論詞首重思想性、民族意識，因此知人論世，強調政治社會歷史背景以及人品與詞品，重視「有關係」、有寄託的詞。這是他以蘊藉論詞的內涵要求。

陳霆評詞，于南宋及元末明初詞家居多。這是因爲，這些時期詞人詞作家國之感深摯沉厚，表現了愛國思想熱忱，而且往往蘊含民族意識。在陳霆生活的弘治、正德、嘉靖三朝，文人具有較鮮明的民族意識。這又是明朝建國前反元人統治和爾后抵禦外族侵擾長期形成的，如瓦剌入侵，英宗兵敗被俘都會激起民族意識。陳霆從這點出發，對辛棄疾、劉過、劉基、瞿佑等作了較高的評價。尤其被《四庫提要》贊許「賴以存」的「宋元明佚篇斷句」如宋亡後徐一初的摸魚兒「九日登高」詞、清初始有刊本的白朴《天籟詞》等等多是感時傷亂，黍離之哀的詞作。陳霆極重文天祥詞，認爲他志在恢復，募義勤王，九死不奪，即使厓山既平，被俘渡江，還作醉江月別友人及南康和東坡韻，表示他「只有丹心難滅」，深信「乾坤未歇，地靈尙有人傑」（《詞話》卷二（三））。而其詞風，陳霆又認爲「在南宋諸人中特爲富麗」；並舉齊天樂《書燈屏》云：「染指一櫛，則餘可知矣。」（同上）歇拍：「回首宮蓮，夜

深歸院燭」，盛衰之感以華貴出之，並非「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純為富貴氣象。陳霆對文天祥詞從思想藝術所作的評價，是前此所未有的。這個評價間接影響後來的詞評家對文天祥詞的看法。如明末的陳子龍（詞苑萃編卷五引），近代的劉熙載（藝概·詞概）。至于徐一初摸魚兒九日登高詞，以為其人生平雖不詳，「殊亦可念」，「詞意甚感慨不平，參軍（孟嘉）自況之意」，由此推斷為「德祐時忠賢，位不滿其才者？」這也許是夫子自道了。詞中「故宮禾黍」、「無語黃花」，則又有感于天翻地覆之事。蓋「谷音」之同悲者」（詞話卷二）。都穆云：「元杜本集亡宋節士之詩為『谷音』二卷」，「悲憤激烈，讀之可為流涕」（南濠詩話）。一初登高詞與「谷音」同悲于宋亡，哀思怨憤，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昭然可睹，不無忠賢在下位之傷。這又道出了宋德祐間賈似道專政，國勢不可挽救的原因之一。全詞見吳禮部詩話載，題為摸魚兒「丙午（元大德十年）九日登高」。茲不再列。至于有關係的詞尤能表現政治形勢和人物性格的具體歷史性，往往既是重大題材，也有重大的思想主題。這些詞作最合乎後來常州派周濟「詞亦有史」的論點。陳霆論詞既從詞包蘊愛國思想民族意識的觀點出發，因此對有關係的詞傾盡自己的內在熱忱去欣賞去審觀這些作品的歷史和思想意義及其所體現的慷慨悲壯不為所撓的人格力量。他論張孝祥的六州歌頭「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闕就是抱這種態度的。作者「時易失，心徒壯」，神京未復而星霜易換的憂傷，迸發出「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的悲概。陳霆錄其詞且云：「歌罷，魏公（張浚）流涕而起，掩袂而入」（詞話卷一）雖未加評語，而陳霆的評價態度不言自揭。楊慎「詞品」評此詞云：「駿發蹈勵，寓以詩人句法」，也可以從有關係的詞史角度去理解。誠然「有關係」的概念並非陳霆提出的。但他對於湖詞的這樣評價却是首次。實際上在陳霆的詞學思想中已經形成了「有關係」的觀點。因此他不但影響周濟「詞亦有史」的提

出，稍後於周濟的劉熙載《藝概·詞概》引了張孝祥這詞，明確提出「有關係」的論點，而且看作是詞的興、觀、羣、怨可與詩相埒。融齋作了進一步的理論闡述，這與陳霆不無間接的繼承關係。復次，陳霆通過評宋徽宗北狩道中賦眼兒媚所表現的亡國哀思淒涼身世及欽宗的和詞，既寄予同情又給以譴責，譴責徽宗朝政日非乃至敗亡，同情他那種不堪的俘虜遭遇。這皆出自陳霆的愛國之忱，民族之念。詞的結拍：「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陳霆評曰：「吾謂其父子至此，雖噬臍無及矣。每一披閱，爲酸鼻焉。」（《詞話》卷三）。「噬臍無及」譴責何其深嚴！陳霆沒有列出宋徽宗的《燕山亭·北行見杏花》闕，想亦不出這樣的評泊。至於南宋江左半壁，君臣猶宴樂湖山，歌舞花朝，而不恤邊功，遂使國勢日蹙，既有斜陽烟柳之怨，又有杭州作汴州之刺，可知宋之滅亡如層冰之久積，形成了必然之勢。陳霆藉宋亡之鑑，敏銳地看到這一點，所以對理宗朝武人李好義的謁金門《春暮作》闕如過片「誰在玉樓歌舞？誰在玉關辛苦？若使胡塵吹得去，東風侯萬戶。」評云：「玉樓歌舞」數句，語意不平，豈非當時擅國者宴樂湖山而不恤邊功故耶？然則宋之淪亡，非一日之故矣。」（《詞話》卷二）真所謂芥子須彌即小見大。從這首令詞看到宋亡的必然性，陳霆引以爲史鑑。

陳霆論詞特別注重詞品與人品的關係。從前面他論詞所強調愛國思想熱忱和民族意識看，是不難理解的。詞品和人品的關係雖然是一個很複雜的藝術理論問題和創作實踐問題，而詞品與人品歸根結蒂有着內在的聯繫。這是可以肯定的。陳霆論詞所強調的是詞品須體現高尚有節概的人品，體現鮮明的性格個性，尤其是詠物詞，不可單純詠物，雕飾物象，影寫雲物。所以他十分欣賞蘇東坡紅梅詩和紅梅詞吟詠出紅梅的孤標傲世的品格，即作者的人品。「東坡詠梅，成三十篇。其《紅梅》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謂石曼卿有『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之句也。胡平仲

因用東坡句作減字木蘭花「天然標格」云云，……予甚愛坡語，用特錄胡詞貽之好事者。」（《詞話》卷一）陳霆所愛的是「孤瘦雪霜枝」的梅格，這不用說是「天然標格」不與世俗沉浮、不阿附權勢的人品的體現。陳霆對張安國、文文山等人的人品和詞品固然推崇備至，對劉過、吳潛等人的人品和詞品也極爲贊揚。他認爲劉過沁園春代壽韓平原闕，雖詞意甚媚，而勸權臣韓侂胄「謙衝下賢，功成身退」，反復致意。而「改之竟流落布衣以死」，不似康與之受知秦檜，致位通顯。「若康之壽秦檜云：願歲歲，見柳梢青淺，梅英紅小」，則迎導其怙寵固位，志則陋矣。」（《詞話》卷三）詞品出人品，同爲壽詞，陳霆於二者之間褒貶的態度是很鮮明的。吳潛是和誤國權相賈似道鬥爭被害至死的重臣，陳霆認爲，他的滿江紅云云能體現其人品；「史稱履齋（吳潛號）爲人豪邁，不肯附權要，然則固剛腸者，而「抖擻」、「悲涼」等句，似亦類其爲人」（《詞話》卷一）。詞的後片有「抖擻一春塵土債，悲涼萬古英雄迹。」唐圭璋先生等《唐宋詞選注》云：「吳詞風致翩翩」，予謂能於風致見悲壯沉毅，亦是人品的表現，與「剛腸」合。誠然，興衰之感最能體現作家、評論家的愛國思想熱忱，體現其人品的高尙與節概。所以對南宋都城臨安（杭州）游樂之地，詞家每多題詠，而詞評家對這些詞往往作較高的評價。吳文英高陽臺「豐樂樓分韻得如字」闕、王沂孫法曲獻仙音「聚景亭梅次草窗韻」闕和張炎高陽臺「賦慶樂園（韓侂胄南園）」闕可以爲例。陳霆對瞿佑木蘭花慢詠聚景園故宮人殯宮闕，不但指出這是瞿佑得意之作，也是他最爲欣賞之篇：「瞿詞雖多，予所賞愛者此闕爲最。」（《詞話》卷二）這是因「曾此地，會神仙」的園林，宋亡後竟成爲「落日牛羊隴上，西風燕雀林邊」的荒涼寂寞之地，使詞人大有「繁華總隨流水，嘆一場，春夢杳難圓」的感喟。這種感喟正激發了陳霆的愛國思想熱忱，也體現了作者的人品。尤須指出的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天籟詞》詠古諸作。陳霆更結合白朴於金

末的戰亂和金亡後「流落竄逸，父子相失」，且爲父執元遺山鞠養的身世，說明其詠古詞黍離麥秀之悲，銅駝荆棘之傷的實際意義。如奪錦標詠金陵張貴妃廟，沁園春詠金陵鳳凰臺。前者作者感觸於隋長史高頴戮張麗華於青溪，後者感觸於李白的鳳凰臺留題和宋高宗的駐蹕。「恨青溪猶在，渺重城，煙空碧。對西風、誰與招魂，夢裏行雲消息。」麗華生前雖淫蕩，而國亡無辜被戮，足以引起白朴家國身世之感。宋高宗當南北蕩析之日，經營之志百無一遂，又足引起白朴強顏事世之傷，長安蔽日之憂。「重回首，怕浮雲蔽日，不見長安。」真「長安不見使人愁」呀！太白於安史之亂所感尙如此；金源之亡，白朴流落奔竄，其感傷更難爲懷，同時表現其高尚的品格。所以陳霆給予他深切的同情和高度的評價。誠然，這是與陳霆的民族意識分不開的。元至元間傅按察鴨頭綠《錢塘懷古》詠宋亡云：「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陳霆認爲「其語大率吠堯之意」，因而斥之曰：「中國帝王所自立，久假當還固也。然正統所在，豈夷狄可得預耶？」（《詞話》卷一）這種大義凜然的民族意識，足使讀者振奮。這位傅按察只圖自己升官，不顧民族存亡，從其詞可見其人，亦可見陳霆在詞評史上所持有的這個觀點是很突出的。

陳霆既主張從詞家所處的時代、生活遭遇、思想性格、人品，尤其是家國之感和民族意識考察評論詞作，這正是自孟子以來知人論世的傳統的方法。必須認識，詞人的思想性格與其所處的時代、生活遭遇的關係，主體與客體的關係，是極其複雜的，或者由於材料不足徵，或者由於詞人的內在心靈不易探明，致使有的詞人的詞作不好理解。詞不同於詩。詞，其文小，其聲曼，幽約怨悱，以喻其致。詞人常常把不能自己的最內在最隱蔽的心靈活動表現於婉約靡曼的詞的藝術形式當中。正如陳廷焯所指出：「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白雨齋詞話》卷二、卷八）儘

管如此，按前說的原則，不少詞還是可以得到解釋的。劉基的詞，如陳霆《詞話》卷三所引的暮山溪《春怨》「蓋感嘆時事也。末云：『無計網斜暉，謾遮得愁人望眼。登高眺，欲寄一封書。鴻路阻，豹關深，日暮空腸斷。』觀『豹關深』之句，知元季兵起，賢者感時傷事，非不欲獻言於上，以銷禍亂。而九重阻深，無路自達，徒登高悵望而已。』回首叫虞舜，蒼梧云正愁，所謂日暮腸斷之意類如此。』陳霆在這裏作了很剴切深刻的分析和評泊。按《明史·本傳》、《本集行狀》，劉基舉元至順進士，除高安丞，有廉直聲，起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論御使失職，為臺臣所沮，再投劾歸。起用後又被誣與方國珍有聯繫，方受招降後，執政右方，置劉基軍功不敘，於是歸而隱居青田山。劉基有「澄清天下之志」，而遭遇如此。這正是陳霆釋該詞的本意。「九重阻深，無路自達」，正如同調《詠雁》：「天路阻，誰知此情愁苦」之意。考劉基青田詞於流麗中寄幽怨，沈雄妙麗，王世貞所謂穠纖有致，皆不失為幽怨之評。《詞話》所引青田詞水龍吟「鷄鳴風雨瀟瀟，側身天地無劉表」闕，感時代的混濁，傷身世之孤羈，其幽怨就更突出更富典型意義。這他在遇朱元璋之前，是不難理解的。而遇朱之後，君臣魚水，運籌帷幄共成統一大業，其所為詞幽怨有加，這就費解了。難怪陳霆引劉基寓金陵作摸魚兒《秋夜》闕：「正淒涼、明月孤館，那堪征雁嘹唳。」云云，曰：「公在金陵正得君行志之秋，而詞意傷感如此，殆不可曉」（《詞話》卷二）。於是作了幾種猜測：其一是，如謝安雖受命朝寄，而東山之志，雅意不忘。在青田詞中，時有所露。臨江仙「夢裏相逢還共說，五湖煙水漁簑」。摸魚兒「五湖有路，波浪未應阻」，正同於摸魚兒「漁樵事，天地和人計較」。《明史·本傳》稱當太祖徵求他為宰相時，劉基堅決拒絕，終於賜歸鄉里。在歷史上功成身退者如嚴光是他最景慕的。《漁父詞》第五首「塵世裏一浮萍，著羊裘動客星。」猶以為嚴光比真正的漁父還差一著。其實如王安石拜相之日，正思隱鍾山之時。所以進和退